

沈亚作品集



太阳神之怒

原来“他”是个“她”

太好了不管怎样都要把她追到手……

32

中国戏剧出版社

I247.57-57

11
32

82067

太阳神
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亚作品集、台湾沈亚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12

ISBN7-104-01156-0

I. 沈… II. 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62245 号

图字:01—2001—2902 号

沈亚作品集: 太阳神之怒 沈亚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 经销

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

512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7-104-01156-0/I·472 全套 38 册·定价:372.40 元

本册:9.80 元

作者简介

沈亚本名陈淑玲，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

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但说起电视连续剧《戏说慈禧》也许就不陌生了。《戏说慈禧》在台湾播映时，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戏说慈禧》，作者就是沈亚。

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籍贯台北县，1959年10月6日出生，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发表过的作品有《人鱼座女子》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戏说慈禧》《爱到深处》等电视小说。

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已出了二十五部，三四百万言，在这一系列中，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一种是以《狩猎情人》为代表的“惊险爱情小说”包括《银翼天使》、《失落的羽翼》、《火神之舞》等。另一个风格的作品——魔幻爱情小说。《巫舞》、《妖精新娘》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

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像《叶罗》、《血泪泽之恋》、《魔翼下的风》、《风神的女儿》等等。

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情绪的跌宕也好，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这就是沈亚的魅力，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比于晴要显深沉，是否如作者所言，那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

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有读者群的话，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而沈亚作品的读者层面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文化层次更高一些，那样理解才更准确，更深刻。

楔 子

公元 1571 年 伦敦市

火焰高冲入天！伦敦的市民们在阵阵嘶杀与哀嚎中震醒，不可思议的看着向来繁华尊贵的“平克那雷”公爵府化为一片火海！

平克那雷府邸居然遭劫了！

菲利浦侯爵在火海中不断格开似乎杀之不尽的劫匪，心中慌乱的挂念着自己的爱妻及两个甫出世的孪生子；他万万也想不到一场狂欢的寿宴竟会变成血腥的杀戮！

耳畔不断传来“杀尽平克那雷一家”的狂暴呼喊！在混乱中那声音仍极为激烈刺耳，他不了解什么人会如此憎恨尼尔公爵，他是个慈祥的老者，尽管权重一时但却有着泱泱大儒的风范，到底是什么仇恨必须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萝兰！”他无助的大吼，他的妻子和孩子呢？他们是他的全部！他们绝不能发生任何事！

尼尔公爵颤抖的手几乎拿不住细小的针！自肩上裂到胸前的伤口汩汩地涌着鲜血，而他似乎毫无所觉，心中的痛远超过肉体上的痛！他的妻子、儿子、媳妇甚至六岁大的小孙子都在他的眼前惨遭屠杀！泪水涌得比鲜血更急；他明白为什么，他早该明白会有这么一天，而他却知道得太迟了！手底下哭豪蠕动的小生命拼命抗拒他所加诸在他身上的命运！他别无选择，菲利浦一定会了解的！他会在这个小孩身上得到线索，完成他的心愿！

这个担子是沉重的！他泪眼模糊的望着手底下的小生命，要求他承担这血腥的一切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他一族灭绝，他绝不套如此待他！

“原谅我……”他痛苦低语？用力在他背上刺下最后八针，然后抓起桌上鲜红色的墨水往孩子的背上一泼……

菲利浦一脚踢开房门，正看到尼尔公爵溃然倒下的身影，他冲过去接住他。“尼尔！”公爵胸前的可怕伤痕正慢慢夺去他的生命！

“菲利……浦……我很抱歉……只救到一个……”尼尔困难的说着，虚弱的脸上写满了歉疚！

“别说了！你别动，我去找人来……”菲利浦往外冲出，尼尔拼命拉着他的衣角。

“来不及了……菲利浦……原谅我……”他祈求着，他加诸在他们身上的是可怕的未来，他至少必须求得他忘年之交的原谅！

“我不怪你！”菲利浦痛楚地望着老友缓缓泛起的微笑，他用力摇晃他。“告诉我！是谁？到底是谁？”尼尔的眼神开始涣散，仿佛见到自己的爱妻和家人，他笑了……

“尼尔！”

“……太……太阳神……”他无法终结他的话语，带着一抹微笑，他追随他的家人而去！

“尼尔？”菲利浦低语，闭上眼睛，泪水不可遏抑的涌出。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桌上传来断断续续的抽噎声使菲利浦不得不放下尼尔公爵的尸首站了起来，那是他仅存的一个孩子，而妻子和另一个孩子全都失踪了，被掳了吗？或是更可怕的下场？他不敢想象！

他走到桌前骇然倒抽一口气！婴儿的背上龙飞凤舞的刻着：

太阳神之怒！

第一章

公元 1587 年 英国伦敦市外约克郡

金铁交鸣的声音自树林深处传来，浓浓的杀戾之气笼罩着整片树林，血腥的味道使“撒旦”露出森森的自牙低声的咆哮着。

沙奇拍拍“撒旦”巨大的头颅，轻轻的拉住胯下雪白的骏马“南十字星”，安抚地在它耳边低语，然后侧耳倾听林中的动静。

林中至少有二十个人，不过照声音听起来，似乎是在围杀某一小群人。沙奇犹豫了一下，这实在违反了骑士精神，他决定过去看看。

如果他们围捕的是强盗，那么或许他会悄悄离去，但如果不是……嗯……反正先看了再说。

汉斯不停的格开致命的攻击，注意好友丹恩的动静，看样子丹恩是支持不了多久了，他必须尽快赶去救援，否则丹恩可能会命丧于此！

他没有时间多想，但是他无法不去想！他的心思飞快的转动着，有人出卖了他！这人必是和他有极为亲密的关系，否则不可能有人知道他的行踪！但是这个人是谁？

正当他费尽心思想找出那个人时，丹恩传来一声压抑的呻吟，但他还是听到了。这一分心，他的前胸被一把长剑划过，血缓缓的冒出来，他低咒一声强忍疼痛。

“丹恩，你还好吧？”汉斯用最正常的声音吼道。

“很好！上帝不喜欢我，你放心好了！我没事的！”丹恩略带沙哑的声音回道。

汉斯知道这表示他的情况不好！否则他的声音不会这么精！汉斯靠近丹恩，另一手又被轻轻划过一剑。

· 太阳神之怒 ·

“该死！”汉斯咒道：“丹恩，马在另一头，我掩护你，你去放了他们，再……”

“休想！”

“丹恩！”汉斯脾气上来，不悦的压低声音：“快去！这是命令！”

“长宫，你不能要求下属去做不可能的事！”丹恩回他一个甜蜜而苦涩的笑脸，血自他的额际如泉涌下，他的脸色死白，持剑的手也不停虚弱的抖着。

汉斯心中响起警钟，他们的处境危急，可是对方人手似乎不断出现，而且个个身手不弱，短时间之内要突围是不可能了！

丹恩一个踉跄跌落在地，蒙面为首者一剑猛然刺出想结束他的性命，汉斯眼看救援不及……“丹恩！”

突然，为首者哀嚎倒下，汉斯震惊的看着他后心插着银色短剑，还来不及向上帝道谢，一声野兽的怒吼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定眼望去，一头黑色的野兽冲散了数十名杀手，阵中蓦然闯进一匹白色的骏马，还来不及看马上骑者是谁，杀手们便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客及野兽吓得四散逃逸，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立刻上前扶起丹恩，看着他们的救命恩人：一个黑发少年和一头……汉斯和丹恩不约而同的睁大眼睛……一头黑豹！救他们的竟是一头巨大的黑豹！

“嗨！你们没事吧！”沙奇轻灵的跳下马，急急奔向汉斯及丹恩。

“呃……我们很好。”汉斯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黑发少年，心中唯一想到的形容词是：一个天使般的少年！俊秀得几乎该是罪恶！仿佛是上帝放逐到人间的天使！浓密卷曲的黑色短发轻轻的覆在他饱满光滑的前额，凌乱得似乎理所当然。细致的皮肤不像一般的宫廷少年那样苍白，反而是金黄的小麦色，而他的眼！天啊！那是一对精灵的眸子，混合了碧绿与紫罗兰色，是一种绝无仅有的颜色！汉斯看着他身穿黑色劲装的身材，比起一般的少年他不算高，只到汉斯的下巴，但是当他成年以后必是

个俊朗的男子!

“呃……我是说,我们都还好。”汉斯收回他的视线,这个少年太特殊,对他仿佛有种魔力,是任何女孩都没有的魔力,这念头使他不安!

“是吗?”沙奇侧着头好奇的打量他们两人,无疑的他们两人都是非常特别的男人,较高大的那个有一头黑发不驯的垂在他的额头,深邃的眸子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挺直的鼻梁和薄薄的唇,组合成一种尊贵的特质;不可否认,他是沙奇游历各国以来所见过最俊朗的男人!而另外一个有一头金发和一张漂亮和善的脸,令人联想起金色的天使,非常可爱,他们都没有像一般的宫廷男士戴着假发和华丽的衣服。可是沙奇断定,他们一定来自宫廷,从他们身上不俗的品味和气质即可判别。

沙奇想起摩尼交代,万万不可与宫廷的人来往,可是总不能见死不救啊!反正摩尼也说过要遵守骑士精神的!

“可是我看你的伙伴似乎不太好?”

汉斯看一眼挂在自己身上的丹恩,不禁暗骂自己的粗心,只顾着研究眼前神秘的少年,居然忘了重伤的好友!

沙奇走过去扶丹恩坐下,用短剑划开他的衬衫,忍不住皱起眉头:“你们是铁打的吗?这样叫好?他的伤不好好医治,很快就好不了了!”

汉斯探视丹恩的伤,果然不轻,他这次没带药品出来,更何况他的医术也很糟……

“我马上带他去找大夫!”

“开什么玩笑?”沙奇瞪着他。“他已经失血过多了!再骑马会要了他的命!”

“那么我的小天使,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吗?”汉斯毫不考虑就冒出这些话,等他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已经来不及了!

“别叫我天使!”沙奇厌恶的瞪着他,他最痛恨别人叫他天使,他是个骑士!骑士是不能和天使混为一谈的!“你去找点水来,我会照顾他!”

汉斯惊讶的看着他，这个美少年不但武艺超群，而且还是个医生呢！

“你确定？”汉斯饶富兴味的看着他自鞍袋中取出必备药品，同时接过杯子。

“当然确定！”沙奇对这个男人不信任的语气感到不耐烦。“‘撒旦’会带你去找水。”说完他便仔细察看丹恩的伤，不再理他。

汉斯和“撒旦”互相瞪视，他衷心希望“撒旦”不是处于饥饿状态，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想吃了他！不知道有没有素食的豹子？

“放心！‘撒旦’很友善的！‘撒旦’！带他去找水，别瞪着他看！”沙奇头也不回的喊道，汉斯惊讶的望着“撒旦”温驯的服从命令，而且他敢发誓，这头看起来巨大凶恶的黑豹，对它的小主人做了个鬼脸！天啊，今天的一切可真是既丰富又精彩！

当他回来时，不可思议地发现丹恩已经清醒，而且气色好多了，他正和沙奇愉快的谈天，看样子他对这个黑发天使和自己一样感到好奇。

“丹恩！”汉斯拿着水快步的走向他们。看来你已经好多了！

丹恩微笑着想起身，却被沙奇制止，他无奈的笑笑。“我们的小巫医有神奇的能力！”

汉斯笑了起来，望着毫不在意的沙奇，心中奇异的感到愉快。

“丹恩·佛利，我确信你刚刚的话值得我再缝上两针！在嘴巴上！”沙奇故作甜蜜的看着丹恩，而丹恩正夸张的皱眉，立刻闭上嘴，仿佛真的害怕沙奇会在他的嘴上缝上两针，这使得汉斯更是无可抑止的大笑出声，惹得“撒旦”好奇的看着他。

“来！吃药了。”沙奇用命令小孩似的语气，令汉斯讶异的是丹恩毫无异议，苦着脸把药全吃了下去。“还有你，汉斯·赛顿，请过来让我看看你的伤好吗？”

“这只是一点小伤……”沙奇斜着眼瞪他，而丹恩笑得像只刚偷腥得逞的猫，他有些无奈地耸耸肩。

“你认了吧！说不定我们的小巫医也有兴趣在你身上缝上两针！”丹恩大笑着说。

“放心好了，我缝衣服的手艺比以前好很多了！”沙奇故作天真的看着汉斯。“当然啦，那是说假如你很合作的话我不会多缝超过两针的，你可以相信我！”

“好！别说了，可怕的小巫医，我向来是个合作的人！”汉斯无奈的举起双手走到沙奇的面前，丹恩正笑得无法遏抑，他不得不瞪他一眼，才使他稍稍收敛，但紧绷的唇角显示他正努力不爆笑出声。

沙奇迅速脱掉汉斯的衣服，皱着眉瞪着他胸口三寸长的伤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将它处理好。“好啦！这才真的没事了！”

“小天使，你叫什么名字？”汉斯好奇地打量着他问道。

沙奇狠狠的瞪着他。“我说过不准叫我小天使！我叫沙奇。”

“就只有沙奇？”丹恩好奇的问：“没有姓吗？”

沙奇的眸子黯了一下，但迅速恢复，他耸耸肩露出一个毫不在乎的笑容。“也许有吧！不过我不知道。”

沙奇那一瞬间的转变并没有逃过汉斯的眼睛，这个少年是个孤儿！一个并没有让悲伤淹没了他的世界的善良孤儿！“你来自哪里？”汉斯温柔的声音连自己都感到讶异。

“希斯达尼亚号。”沙奇爽快而且有些骄傲地回答。

“希斯达尼亚号？”汉斯与丹恩互望一眼，好熟悉的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

沙奇收拾好东西，走向他们的面前，露出一个令天使为之失色的笑容。“我要走了。”

“天快黑了，你不和我们一起过夜吗？”丹恩焦急的问，他是真心的喜爱这个天使般的少年。

“不了！”沙奇摇摇头。“我出来太久了，他们会担心我的！”

“他们？”

“希斯达尼亚号上的人啊！我出来一个星期了，本来

要找吉……呃……朋友的，可是没找到，又碰上你们，耽误太久了！”沙奇走向他的爱马，吹出口哨，“撒旦”自树林深处飞奔而来，口中叼着一只野兔丢在汉斯面前。

“‘撒旦’喜欢你们，这是送你们的礼物！”

“我们要到哪里去找你？”他们起身问道，都真心喜欢这个孩子！

“希斯达尼亚号上，在伦敦港口，我们短期内不会出航，欢迎你们来玩！”最后一句话是用喊的，沙奇骑着他的白马带着黑豹，一阵风似的消失在树林中。

“好特别的孩子！”丹恩望着沙奇的背影微笑地说着。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小天使。”汉斯喃喃自语，他有种预感，他和这个孩子间有种不可断的联系。

夕阳只剩下些许的残晖了，晚风温柔的吹送着，带来点点寒意。沙奇来到树林深处的溪流旁，他轻轻的拉拉马缰，胯下的骏马“南十字星”立刻放缓脚步，慢慢踱步到溪旁。

沙奇翻身利落的下马，拍拍“南十字星”的脖子，喃喃的告诉它一些赞许的话，亲密的吻吻它。

沙奇举目四望，树林中除了鸟兽的声音外非常平静，他蹲下身来爱抚他的宠物——“撒旦”，那硕大凶猛的黑豹像只小猫似的接受小主人的爱抚，不时摩挲着小主人的脸庞。从沙奇十二岁在一处丛林中找到它，并确定它的母亲已死开始，他们便形影不离，“撒旦”非常温驯，对沙奇的感情很深，似乎没有什么野性了！

“去把晚餐带回来！”沙奇亲热的吻吻黑豹的头，而黑豹通灵的舔舔他，使沙奇咯咯的笑了起来。“去吧！快点回来！”

“撒旦”望望四周确定小主人的安全后，风似的没入林中。

沙奇走到“南十字星”身旁，解下马鞍，将马牵到水中，又四下看了看才放心的脱下衬衫，看看自己胸前的绷带，耳边响起摩尼的话：“除非是在‘希斯达尼亚号’上，否则绝不能放下绷带！”他无奈又懊恼地叹口气，拿出毛刷来到爱马的身边。

夕阳的残晖使水温不至于太冷，沙奇愉快的刷着爱马一身雪亮的毛，马儿不时回头顽皮的用鼻子顶顶沙奇，显示它的愉快，逗得沙奇哈哈大笑，索性放下毛刷和马儿玩耍起来。

查克自他的睡梦醒来看到的正是这一幅情景，令他眼珠子差点掉下来！他不可置信的揉揉眼睛：不远处的小溪里有个……有个天使？

沙奇在水中时上时下，流动的溪水在金黄色健康的肌肤上泛着点点金芒，映着夕阳闪耀出夺目的光采；狂乱的黑发上垂着串串水珠仿如珍珠与紫罗兰色的大眼眸相映出不可思议的星芒，“南十字星”在一旁不时的踢踢脚，用头去追逐它的主人。

查克再次揉揉眼睛，张大了嘴，他从未看到如此俊美的少年，一定是个天使！更何况他的身旁还有一匹传言中的“雷霆神驹”！查克怀疑自己是不是喝醉了，或是仍在睡梦中？他不相信的用力掐自己一把，差点没痛呼出声。会痛？这是真的！查克鼓起勇气往前移动，试图再看清楚一点。

一声自猛兽喉中发出的愤怒低吼声使他不由自主的停下脚步，他回头一看，立刻惊得脸色死白！还来不及反应，那硕大、威猛无比的黑豹便怒吼一声往他身上扑来……

撒旦的怒吼和男人惊恐的惨叫声使沙奇惊讶的回头，撒旦正怒吼着扑向一个中年大汉，沙奇立刻起身，用毛巾迅速擦干自己，顾不得穿上鞋立刻披上衬衫奔向树林。

黑豹一步一步的逼进使查克害怕得不敢多做迟疑，立刻往最近的一颗树上爬去。

“豹子是会爬树的你不知道吗？死在树上和死在树下有什么分别？”一个轻脆的声音传来使他定在树中央，不知如何是好。

沙奇强忍着狂笑的冲动，那男人身高少说他高上一个头不止，但如今却像只见了猫的老鼠似的瑟瑟发抖！

查克往下看，只见那少年状极悠闲的倚在另一株树

旁，嘴角正泛起一丝顽皮的笑意。

“你在这里做什么？”沙奇努力的想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摩尼一样有威严，却发现他很难隐藏自己的笑意，幸好“撒旦”威胁性的低吼和张牙舞爪的样子弥补了他的不足！

“我……对……对不起……我……我不……不是有意……”，“撒旦”一声不耐的吼叫使查克几乎说不下去，可是少年脸上藏不住的笑意又使他鼓足勇气说下去：“我只是以为……以为看到……看到……天……天使……我……我……”

沙奇再也忍不住的漾开笑颜，查克顿时看傻了眼，这少年俊美得不像人类！“你走吧！下次偷窥别人时小心点！”沙奇努力克制自己的笑意却怎么也忍不住！那大汉脸上不可置信的表情仿佛他突然长出了两只怪角，连紧捉着树干的手都快松了！

他大笑着转身走出树林，“撒旦”临走前仍狠狠的朝他挥了挥爪子，使查克惊骇得无以复加：一个俊美有如天使的少年，一只凶残有如“撒旦”的黑豹再加上一匹“雷霆神驹”，这世上还有什么事能使他更为惊讶？回荡在耳边的笑声，如银铃般清脆响亮……天使的笑声？

夜幕轻轻的低垂着，晚风有些凉，但不太冷，沙奇包在毛毯里，头靠“撒旦”巨大的身躯上，仰望着满天星斗的夜空。

摩尼那张愤怒的脸浮现在脑海，使沙奇忍不住低笑起来。摩尼的脾气只要三秒钟就会发作一次，同样的也是三秒钟就能安抚他，十六年来摩尼就像他的父亲！教他一切的是摩尼，爱他、关心他、责骂他的也都是摩尼，而爱琳姑妈给了他一年所需的母爱，然后含泪送他再次出航，这种模式十六年来不曾变过，沙奇了解那些人们是何等的爱他！

可是他亲生的父亲和母亲呢？每年他都期待着与他们见面，可是每年他都失望的回到海上，为什么？难道是自己不够好？还不能当他们的小孩？这一向是摩尼的借口不是吗？沙奇渐渐明白这只不过是鼓励自己活下去的

方式罢了！到底为什么？沙奇知道自己是双生子，还有个哥哥，哥哥又在哪里？他常常在心中感到一股忧郁，不是来自自己心中的忧郁，哥哥过得不快乐吗？他是不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沙奇的泪忍不住掉落下来，他知道今年还是见不到他们，还是见不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十六年来日日夜夜期待见到的爸爸妈妈？沙奇哽咽了，他们是不是根本不要自己！

“撒旦”感受到小主人的悲伤，它转过头来轻轻舔去沙奇脸上的泪水，呜呜的低鸣着！

沙奇用力搂住“撒旦”的脖子哭泣起来，至少！至少他还有摩尼、爱琳姑妈、“撒旦”、“南十字星”和“希斯达尼亚号”的水手们，有了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孤单的！在“撒旦”的身旁，沙奇泪水渐干，呼吸也渐渐平静均匀——他睡着了。

在风中传来温柔的低语，星星们怜惜的看着这个天使般的少年。天使般的少年啊！你的生命才要开始呢！千万不要感到悲伤，你的命运之轮已经开始转动了……预言般的低语自风中轻轻落下，覆在少年单薄的身上，仿佛已预知他的命运！

“我是说真的！”查克满脸通红的看着他的好友派司笑得前仰后翻。“我真的看到了！”

派司看着查克的脸越来越红，他强忍住笑意。“算了吧！查克！你顶多是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孩和他的猎犬罢了。你昨天一定又喝醉了，看走眼了，要不然就是你在做梦！”

“我没有！我发誓我昨天半杯酒都没沾！”

“是啊，你从来不喝半杯，你都是喝整瓶的！”

“派司！”查克发出警告，双手已握在剑柄上。

“好了！”一个冷静的声音阻止两人的争闹。

罗连侯爵坐在偌大的落地窗前，气势雍容。“别吵了，去准备一下，我们回伦敦去吧！”

查克和派司面面相视，他们都深知罗连对宫廷的感觉，罗连是个好朋友，更是个值得终身效忠的主人。

“我以为你要多待一些时候。”派司诚恳的希望罗连改变主意。

“我没有别的选择不是吗？”罗连简单的回答中带着掩不住的苦涩。“早点准备吧！”他说完便优雅的走出房间。

查克及派司无可奈何的跟着，三人鱼贯走出房间，没人注意到窗外草原上一个骑着白马，带着黑豹的少年一闪而过。

翌日伦敦市郊

当沙奇赶到伦敦时已入夜，但街上仍繁华如故。他决定等夜深人静再进伦敦。他知道自己太引人注目，一个带着黑豹骑白马的男孩到哪里都引人侧目，但摩尼特别交代，万万不可在伦敦招摇过市，尽管沙奇不明白为什么，摩尼也向来不说明原因，但沙奇仍谨守摩尼的话，因为在他十岁那年，他便领教过伦敦人口贩子的狡猾了！若不是摩尼他们发现得早，现在他早已不知流落何方了！为了这件事，他还被摩尼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至今心有余悸！

沙奇放开“南十字星”让他自行去休息，自己则在一块大石头下休息。“撒旦”趴在他的身旁守护，沙奇轻抚“撒旦”黑得发亮的皮毛，心思却飘向远方，飘向充满欢笑的吉普赛营地。这次他出来就是要找他的吉普赛朋友们，他知道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半个月，可是他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谁知道找了五天都没找到，也早超过了摩尼规定他回去的时候，又为了汉斯和丹恩耽误了将近一天，现在摩尼一定正在大发雷霆。

汉斯，那个与众不同的男子！沙奇想到那双深不可测仿佛大海的眼眸，那个人笑起来比阳光还要灿烂。很奇怪，沙奇心想，自己走过无数个国家，看过不计其数各式各样的英俊脸孔，但为何独独对汉斯·赛顿有种说不出的奇异感觉？好像心跳漏跳一拍似的？

沙奇将头放在“撒旦”的身上，舒服的靠着，大概是初次见面吧！沙奇心想，可是为何对其他人没这种感觉？

沙奇沉溺于自己的思绪中，丝毫不觉“撒旦”发出警

· 太阳神之怒 ·

觉的低吼声，突然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沙奇蓦然清醒，靠在大石头边上隐藏自己，“撒旦”全身紧绷，蓄势待发。

“‘撒旦’，嘘！没事趴下！”沙奇低唤。

“撒旦”服从的来到沙奇身畔，但仍双眼紧盯声音来处毫不放松。

一辆豪华的马车自大道上急奔而来，前方有两位骑士领头，借着月色，沙奇认出了其中一个便是昨天偷看他洗澡的男人。原来如此，难怪“撒旦”如此紧张！

“嘘！没事，安静一点！”沙奇安抚的抱着“撒旦”，他并不怕来人，但是看他们一定是皇室中人，沙奇并不想多惹麻烦！

可惜豪华马车的马匹已感受到异常的威胁！惊叫着，踢动马蹄，不住的喷气，说什么都不肯再向前走，领头的两个人骑的马也是相同的情形，看着六匹惊慌失措的马不住的喷气踢腿，驾车的马夫和骑士努力控制马匹的样子，沙奇忍不住窃笑！为什么它们对“撒旦”如此害怕？他的阿拉伯马“南十字星”就不会啊！它和“撒旦”是好朋友呢！

“怎么回事？”派司和查克大叫着，奋力安抚受惊的马匹，查克甚至被摔下马来！马匹惊慌的踢着，若不是派司及时拉住马缰，恐怕查克免不了要吃上一腿了！

“派司，发生了什么事？”罗连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沙奇睁大了眼睛！哇！美男子！有如希腊神祇一般的俊美！金发！金眸！身穿雪白长袍仿若天神下凡！举止之间说不出的优雅、尊贵！沙奇摇摇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世间竟有如此尊贵的美男子！

派司仍努力的安抚马匹，望着罗连不解的摇摇头。“树林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马匹吓得都不敢走了！”

查克站起身，拍拍身上的泥沙忿忿的说：“什么鬼东西！差点害死我了！该死！”

罗连望着受惊的马匹，再看看四周，如此安静，不解到底是什么东西吓住了马。

当罗连望向沙奇这边时，沙奇借着月光仔细的看他，仿若雕像般尊贵的面容，忍不住想起了在船上时念的书，